



诗人和家的感觉

■ 环境系 环82 | 袁媛

“家的感觉”是称呼新斋 961 的一种方式，是环 82 班“四姐妹”童玫、王海晶、孙晓莉和袁媛在清华的早期宿舍。那个年代，在礼堂前草坪上傍晚的时光里，常有人高声朗诵北大天才诗人海子的《四姐妹》：“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 /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/ 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……”新斋 961 的这四个女生，确实很幸运地有过“所有日子都为她们破碎”的时光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，就是她们和清华文学社朋友在一起的那段岁月。

其实“家的感觉”出自水利 85 级蓝文的一首诗。当蓝文将四字用毛笔写了贴在 961 门上的时候，这种感觉就来了。来的时候都是随随便便的。首先是蓝文，带着他写的诗或他写的字，坐着捧一杯水慢慢地喝。他多是凝神看我们聊天却很少说话，偶尔听我们谈他的“昨夜雨从唐朝来”。喝完水，就走了。不久文学社大佬李朱便跟在蓝文后面敲门。86 级的阿沛宋颖又跟着李朱后面报到。在一个很温暖的中午，李朱阿沛带俞心焦来到 961，一来就用他特别的声音朗诵了包括“墓志铭”在内的几首作品。心焦很在意女孩们的反应，我们当时却都表现得很矜持。霍夫来得较迟，虽然 961 的留言袋上早就写着他的诗：

“喝杯咖啡吧 / 今天下雨 / 今天好天气”。霍夫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正好下雨。后来，八字班的兰荪也携小古和更年轻的朋友来坐，带着用硬笔书法抄写工整的诗歌。

这些朋友的诗写得都很好，许多句子我们当时熟得随口便用。比如李

朱的“我给从前的事物重新抹上月光”，陈钟的“让我穿过雪夜穿过广场走向你”，周榕的“莲子很苦，你小心地嚼”。令人称奇的是他们每个人写的字都相当有功底，尤其蓝文。90 年三教的校园书法展上，大厅正中蓝文的大字“冷暖自知”，四字从上至下浓墨无语流淌，其它作品竟不能与之比。

结交了文学社朋友的 961，晚上便经常听到敲门声。他们大多以喝水为借口，没有借口的时候也来。一般是坐着喝水，聊着一些诗和诗以外的事情。有时宿舍人很少，有时甚至“四姐妹”一个都不在家，他们还是坐到想走的时候才走。从未统计过他们来的次数和顺序，从新水晚自习回来，推门便看到很多人，坐在有时整齐有时凌乱的屋子里，不在乎床上地上。同样是聊天，每个人的兴趣不很相同。蓝文和李朱喜欢随意，他们聊什么我们不必参与，想听听也无妨。记得李朱有一晚斜倚床栏，无穷尽地在录音机上播放“鹿港小镇”，然后谈他“回不去的故乡”，带着“在酒中饮水”的感伤。阿沛给 961 带流行音乐的磁带，罗大佑李宗盛童安格郑智化，当然还有他的经典诗作《小妹白羊》。宋颖带原创校园歌曲来，有时也带陌生人。宋颖唱歌的样子与平时大不相同，更有“一声长啸便千山有我”的豪情；宋颖的豪情还体现在带我们去东大操场，听记忆中闪闪发光的校园歌手弹琴唱歌，金德哲刘兵范波胡磊磊子，“半个月亮”“出国谣”“复关谣”等等等等。（如今这些校园歌曲隐秘地藏

在一个名为“我们的黑夜”的网站上。我闲时会借用朋友的 ID 去听，听那时候的夜色皎洁青春飞扬）。

也许“家的感觉”的确有些潜在的东西，所以随着人数增多，他们来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他们聚在 961，在热闹中静静地体味，体味水的滋味，体味那种无形的感觉。而我们一直接受他们，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欣赏他们的言行，欣赏他们的诗。又懂得在他们渴了的时候，倒杯水，然后走开。蓝文说：“毕竟是家的感觉而不是家”。90 年的夏天，85 级的朋友们，李朱、蓝文、江水、晨钟、小莫、霍夫，毕业相继离开。宋颖歌里唱道：“怎样起步才能好走，怎样痛哭才能好受。”对着无法挽留的时光，对着无法挽留的朋友，我们除了泪水还是泪水。五字班离开校园后，新斋开始戒严，男生不准自由出入。写到这里，似乎“家的感觉”应该结束了。

新斋戒严后不久，男生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敲门方式。90 年秋天，新斋 961 的窗下开始有人或人群大声喊我们的名字，邀我们聚在大学生之家或者礼堂前草坪。一些新的名字渐渐来到我们面前：姜涛，扎西，亚飞，朝晖……在一个月色很好的近中秋的晚上，四姐妹被邀去参加一个送别聚会，我们第一次走进 26# 楼的活动室。夜正浓，歌声正酣时，89 级的几个新朋友，仪式般地，将我们的手放在一起，结成兄弟。而他们后来一起住了很多年的 26#126，成了新斋 961 之后另外一个可聚会和感觉的地方，直至我们毕业离开。📖